

李文儒說故宮 用現代理性看待傳統文化

時值紫禁城600周年之際，歷任國家文物局博物館司長、中國文物報社社長兼總編輯、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李文儒受河南「天一文化講壇」邀請，在鄭州舉辦了「故宮院長說故宮：紫禁城600年」的分享會，與讀者聊聊故宮那些事。 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河南報道



李文儒為讀者簽名。

「這兩年故宮博物院挺熱的，我也湊熱鬧，出了兩本書《帝王之軸》和《東宮西宮》。」李文儒被稱為「中國最懂故宮的少數專家之一」，他做了長達17年的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，10年的故宮博物院副院長，如今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、南開大學、清華大學特聘教授及博士生導師。在書中他用第一人稱的視角，把他十幾年來關於故宮的點滴積累，整理成系統章節。有八卦、有文化、有故事、有照片，讓讀者在哈哈大笑中就可以徹底「解鎖故宮」，這套書被稱為權威的「故宮吐槽大全」。

從乾隆的「大白菜審美」到「慈禧太后一口氣要買100隻包箱」，從「建築垃圾堆砌的景山」到「不能護城的護城河」，各種新鮮有趣的八卦吐槽讀者都可以在這裏讀到。比如他在書中揭秘封建皇家生活，他認為高高的宮牆壓抑人性，豪門不見得就過得好。「一想到在數百年的時間裏，乾清宮一直作為皇帝的寢宮，問題就來了：1,400平方米的大空間，皇帝一個人，怎麼個睡法？能睡安穩嗎？睡得着嗎？」而站在三大殿高台後邊望幾眼後宮，李文儒有時候會突然生出一些特別的想法：「在佔紫禁城三分之一，也就是大約20萬平方米的後宮區域，怎麼可能，怎麼需要日日有成千上萬的宮女太監活動呢？」李文儒吐槽道，一個男人陷入女人和太監的世界裏，而且是幾百幾千個女人和太監的世界裏，能算正常嗎？能保持正常嗎？

所以，明朝的皇帝們，真有些很變態的。如20年不上朝的嘉靖帝、30年不上朝的萬曆帝孫孫孫，木匠活幹得比皇帝活得好得多的天啟帝，還有上吊前癡狂的崇禎帝。「一時的荒唐愚昧不可怕，可怕的是這種荒唐愚昧的制度竟然可以在堂皇的皇宮裏延續幾千年，真是不可思議。」

500年皇宮 100年博物院

但在嬉笑幽默中，李文儒有自己的態度，「二十一世紀的人如何看古老的紫禁城，如何看故宮。」李文儒說他曾經組織過觀眾調查，發現有相當多的觀眾在離開故宮時，還在詢問：「故宮博物院在哪裏？」他也發現，不少人確實是抱着朝拜所謂金鑾寶殿、皇帝寶座、皇帝寶貝的想法進故宮的，離開時也確實更加強化了這種想法。「真是何所聞而來？何所見而去？」

而李文儒則希望大家能夠理性看待故宮，「故宮博物院是引導人們理性認識帝制文化的『標本』，而不是讓人們崇拜皇權『明君』、嚮往權力財富及所謂『寶貝』的『聖地』。」李文儒說，首先應該理清故宮的概念。現在人們統統用「故宮」來指代位於北京城中心的明清皇宮紫禁城，包括地鐵站名亦無例外，但李文儒說，確切的名稱應該是「故宮博物院」。

「紫禁城落成600年，其中近500年是作為皇宮，而近100年是作為故宮博物院。」從皇宮到博物院，紫禁城經歷了三個歷史階段，呈現了三種文化形態。第一階段是皇宮，明朝永樂四年籌建，永樂十五年開工，永樂十八年落成。共歷皇帝25位。第二階段是故宮。「歷史上故宮多地多處，凡以往帝王的宮殿都叫故宮。」1911年辛亥革命終結了中國的帝制，皇帝退位，紫禁城成為故宮。故宮的前半部分歸中華民國政府管轄，成立古物陳列所，向博物館方向邁進；故宮的後半部分仍由遜帝溥儀為首的「小朝廷」居住使用。第三階段是故宮博物院。1924年11月，溥儀被「請」出故宮。1925年10月10日，

神武門掛出「故宮博物院」的匾牌。至此，與故宮的前半部分一起，昔日戒備森嚴的皇宮從此成為公眾自由出入的博物館。李文儒說，紫禁城作為帝制統治核心功能的終結，是民主革命的結果；皇帝的舊宮殿轉型為人民的博物館，是民國時代的文化革新與新文化建設的結果。在紫禁城這樣一個不曾改動的空間中，隨着時間的流動，演繹着和累積着皇朝與民國、君主與民主、集權與公權的對峙與交替。

將傳統文化創造性地轉化

「以皇宮文化味代表的傳統帝制文化遺產，與以博物館為代表的現代公共文化建設，是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態。」採訪中，李文儒一直強調要以現代理性看待傳統文化。以現代社會追求的價值觀和努力創造的現代文明，回望漫長的帝制時代的制度文化、政治文化、社會文化、審美文化，則會更加清醒地認識到帝制文化中以帝王為軸心的利益集團對權力、財富、美色的攫取霸佔、爭奪交換，以及由此形成的習慣性行為與意識，是對現代文明建設危害最大的惡劣遺產。

但遺憾的是，今天仍然存在自覺不自覺地站在帝王的立場上，以帝王的視角和口吻，對這一切津津樂道的現象。「歷史是用來研究借鑒、批評反思的，不是供後人模仿膜拜的。」

李文儒在書中特別談到了「午門城樓上的吳冠中」。2006年吳冠中決定向故宮博物院捐贈作品，李文儒邀請吳冠中登上午門城樓視察展廳。吳冠中站在午門城樓前，想到的是不是多少個皇帝曾經站在這個地方的樣子，他看着台下青春靚麗快樂的年輕人，想到的是500年皇宮裏無數年輕女性的



悲慘命運。李文儒說，吳冠中在這期間又創作了兩幅《紫禁城》，一副對帝王之城，對皇權文化作出整體性的批判，另一副則以歡快、明麗、跳躍的色調，將紫禁城的色彩與遊人流動的色彩融合，對已經成為公共文化空間的故宮，抒發出濃烈的「今屬人民之城，輝煌照耀，不限古今遠近」的情懷。

李文儒說，吳冠中的紫禁城能給我們什麼？吳冠中的藝術表達，啟發我們在走進走出紫禁城的時候，在討論紫禁城的時候，要想到我們面對的是中國的歷史，談論的是中國的文化，是中國的傳統文化。「幾千年來以皇權文化為主導的傳統文化，到底是優秀文化多，還是非優秀文化多？今天的人們，到底是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了優秀的傳統文化，還是因襲了一些非優秀的甚至是糟粕垃圾的傳統文化？」

李文儒說，吳冠中的紫禁城就是紫禁城的背叛，可以引發我們繼續思考：如果我們的藝術家繼續沉迷在傳統的山水、筆墨、趣味之中，就永遠成不了偉大的藝術家；如果我們的公務員繼續沉迷在傳統文化中故步自封，就永遠產生不了偉大的思想家科學家。「所以，不必說對於那麼多非優秀的傳統文化了，即便是對於優秀的傳統文化，理性的態度、正確的做，也一定應當是創造性地轉化、創新性地發展。」

時空行者史蒂芬·霍金

作者：雷納·曼羅迪諾
譯者：蔡坤憲
出版：大塊文化



史蒂芬·霍金是當代最知名、最有影響力的物理學家之一，他的故事觸動了數以百萬人的心靈。身為霍金近二十年來的同事兼好友，雷納·曼羅迪諾以其獨特而且刻畫深入的筆觸，聚焦在這位不簡單的人物身上。在書中，我們將和他一同與天才霍金相遇，他的心靈引領着我們逐步揭開宇宙的奧秘，最終提出開創性的黑洞理論，不僅重啟宇宙學的研究，並幫助物理學家從全新的視角來研究宇宙源起。在書中，我們也會隨着他與同事霍金共事，罹患俗稱漸凍人症的霍金只能以每分鐘六個字的速度進行交談，但是霍金卻從不吝於多花力氣，這讓彼此的談話充滿了幽默與智趣。在書中，我們也將和作者一起，與好友霍金相知相交，親近這位只需透過皺眉、微笑，或只是簡單地揚起眉毛便足以表達出千言萬語的好朋友。

後人間喜劇

作者：董啟章
出版：新經典圖文



故事中，「模控學」專業聞名的香港教授胡德浩，受邀至新加坡擔任客座教授，實為秘密研究計劃的顧問。隨着故事，我們跟胡教授一起感受到這個研究計劃非比尋常。誘惑他的德國教授巴拉、奇特的鄰居作家「黑」、登堂入室的女學生「林恩祖」、名為「Ghost Writer」的靈魂書寫器，以及社會菁英們的權力鬥爭穿插其間。與此同時，胡教授在香港的前妻與女兒也隱隱與故事有着關聯。胡教授陷入迷霧中，唯一知道的是：他參與了一個創造超越現有類型的「後人類」計劃。單純的學術生活從此生變。隨着恩祖身份真相浮出以及失蹤，他越來越靠近國家權力的核心，與既是律師，同時也是計劃背後的金主女兒柳海清相戀後，讓他知道了關於這個國度的未來模樣，乃至人類的未來姿態——後人類們的生存危機。

他能否扭轉局面？擊發象徵「自由」的最後一發子彈——後人類生存宣言，為自由的正義扭轉局面？

二〇二〇年文學諾獎得主的一首詩

2020年諾貝爾文學獎之花(The Nobel Literature Prize 2020 Winner)落到了美籍匈牙利人路易士·格麗克(Louise Glück)的身上。逃開之下，難免百感交集。格麗克於1943年出生在一個猶太人的家庭，接受過高等教育。其特長是寫詩，至今有十二本詩集和一本詩隨筆行世。她創作的詩曾獲得過美國的多種獎項。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為什麼要頒發給格麗克？頒獎辭是怎麼說的：for her unmistakable poetic voice that with austere beauty makes individual existence universal. 中文意思即是：「顯而易見，她創作的詩歌具有一種樸實之美，能彰顯出個人特質的普遍存在。」

筆者讀過格麗克的一首題為《辛勞》的詩。本着「洋為中用」和「去粗取精」的精神，節譯了其中的大部分。詩云：

整個冬季的休眠，/ 一番打扮，/ 鏡中的他又成為一個嶄新的男人。/ 此時大地如同正在期盼他的戀人。/ 懷着巨大的希望，他們緊緊相擁。/ 他必須整日工作，才能證明自己是不能有的親人。/ 烈日當空，他又累又渴，/ 可他不能有絲毫的放鬆，不然一切都會化作泡影。/ 汗水流遍他的全身，/ 彷彿這就是他唯一的生命。/ 他拚命幹活，如同老牛的喘息，/ 如同機器的轟鳴。/ 這才是他和大地親人牢不可破的一種戀情。

詩人巧妙地將人和大地比喻為一種戀人般的關係。人只有懷着對大地的無比熱愛，通過頑強拼搏、日以繼夜的辛勤勞動，才能和大地保持一種融洽、和睦的聯繫，才能獲得大地的無私回報。深而究之，其實格麗克詩中的「大地」亦可理解為一個人的祖國。如果你是一名中國人，你就應該深深地熱愛中國，並為中國作出自己應該作出的貢獻。就像袁隆平那樣，即便到了九十歲的高齡，仍然不辭辛勞地工作在田間地頭，為提高雜交水稻的單位面積產量而夙夕拚搏。就像鍾南山那樣，儘管年逾八旬，仍然堅守在抗擊新冠疫情的最前線，救死扶傷，分秒必爭，以期讓更多的患者能夠盡快康復。「大地」同樣可以理解為一個人的身份或職業。比如你是一名剛剛入學的大學生，那你就應該熱愛自己的學校，熱愛自己的專業，努力擺脫中學時代那種老師手把手的教學方法的影響，完全採取自主式學習的手段，與老師配合，積極主動、刻苦勤奮地學習，這樣你才能學到知識，方能將知識轉換成能力。正所謂：知識形成智慧，能力開創未來是也。比如你是一名國家工作人員，那你就應該全心全意地為國家服務，為人民服務，克己奉公，不謀私利。危難時刻，首先想到的是國家的福祉，人民的利益。正所謂：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是也。格麗克於1989年1月作過一次年度演講，演講的主題是「詩人之教育」。她講了這樣一句話：「重要的是讓詩適得其所，讓人難忘。」今讀她寫的這首詩，的確能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，能使人百吟而不厭，進而亦能讓人牢記心間而不忘。

文：郭言真

由旅行殺人到旅行意外的變奏

旅行殺人，又或者更準確地說在旅行的目的地殺人，可說是推理小說歷久不衰的黃金方程式。阿嘉莎·克莉絲蒂於1930年代寫成的《東方快車謀殺案》一書，就早已成為經典代表作。小說是土耳其伊斯坦堡內的一所酒店(Pera Palas Hotel)寫成的，而伊斯坦堡就是條鐵路的南行線總站。今天，該酒店還特別把當年阿嘉莎·克莉絲蒂入住過的酒店房，改裝成她的紀念館。日本對此特別鍾情，2015年更由三谷幸喜改編成為背景於昭和年代的日劇。

當然，日本的旅行殺人推理小說大師，一定首推西村京太郎。由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寫作，他本來以本格及社會派的推理小說風格見稱，但1978年的《寢台特急殺人事件》成為超暢銷作之後，即成為他的獨特標記，作品中針對旅行目的地及車站周圍鉅細無遺的刻畫，令到讀者對他筆下的舞台趨之若鶩。影響所及，後來朝日電視台星期六的Wide劇場，亦不斷改編西村京太郎的作品，令他的人氣更盛。後來發展到不少觀光勝地，乃至火車線路，均力邀西村京太郎出行遊歷，希望可以成為他筆下的舞台——由小說回歸現實，影響力更加無遠弗屆。

時至今日，對所有的推理小說家來說，旅行殺人幾成指定的「考牌」動作。東野圭吾在以擁有超能力的女主角為主線的《拉普拉斯的魔女》中，也安排了一件旅行殺人的案件，來作為小說發展的重心關鍵。小說講述一名電影導演水城與太太千佐都去了赤熊溫泉，結果遇上硫化氫中毒致死的意外。兩人的設定為老夫少妻，所以千佐都為圖保險金，有充分的殺人動機，只不過警方苦無證據，才不得不以意外來定性結案。小說改編成電影後，因為赤熊溫泉是架空溫泉地，於是改為取景在福島橫向溫泉的瀧川屋。溫泉位於國家公園一隅，木造建築有經歷風雪的歷史感，甚有歷史質感，而且也恰好成為配合原著中的貼切舞台。

只不過如果僅限於跟從黃金方程式，那麼東野圭吾也不過屬平庸作家而已，當然他絕不會止於此。我對他的《戀愛攔車》頗有好感，那正是把旅行意外式的推理小說寫作，由殺人的沉重素材轉化為輕巧的戀愛題旨，因而令讀者看得更輕鬆愉悅。雖然表面上小說舞台的里澤溫泉滑雪勝地是架空地，但明眼人一看即知道所參考的對象為長野縣的野澤溫泉。小

說中提及的名菜如野澤菜擔擔麵，其實也是現實中野澤溫泉的必吃代表美食(野澤菜是一種當地特有的蕪菁類蔬菜)，可見設計上東野的而且確有同步滿足觀光旅遊的考慮作用。

不過我更欣賞的是這本暢銷作背後的幽默構思，小說以滑雪勝地為背景，且穿插不同的滑雪活動在其中(單板及雙板乃至秘道滑行)，於是甚有現實對照氣息。小說以幾組男女為焦點，他們來自酒店及美容院的群組，透過不同的契機，令他們的人生彼此相互交錯，也由此而編織出男男女女之間的交往連繫。當中東野恪守的原則，是禍福的更替轉化，他差不多在每一短篇中，均有上落起伏，例如《箱形攔車》中廣太與桃實劈腿之旅，就經過在車廂內的幾次起伏，最終無奈地敗露收場。又如《箱形攔車 重遇》中，本來桃實與日田由找不到進一步發展的方向，到逐漸明白應以女方主動男方被動方法為本，已經開始上軌道，想不到最後在



書評
文：湯禎兆

《戀愛攔車》
作者：東野圭吾
譯者：王蘊潔
出版：皇冠

車廂又重遇廣太及他原來的女友美雪(美雪與桃實舊同學)，而兩人因為不知她在場，所以把她

描述為輕浮及勾引男人的第三者，令到桃實最終按捺不住，寧願在日田面前暴露黑歷史，也要發洩心中的不忿。

我想說旅行意外作為推理小說的重要元素，關鍵在利用現實細節加以發揮，由地點的特點到活動內容的要素等，均是筆下發揮的核心素材。而東野在《拉普拉斯的魔女》及《戀愛攔車》中，前者善用溫泉景點的硫化氫要素，後者則活用滑雪地環境作情節設定的幌子，可見重心不在於殺人與否，只要能夠吸引讀者看下來，就是成功的書寫策略。